

制造工艺一并贡奉给楚王。

从齐珠、楚璧质地来看，楚国药玉璧与隋侯珠不可能毫无承传关系，楚国药玉璧应是隋侯珠的衍生物，同时又不能排除它与西周玻璃的一定联系。至于齐珠与西周玻璃的关系，仅从呈色这一方面来看应是比较密切的。总之，齐珠、楚璧均为中国古代第一代合格的、合乎现代科学定义的自制玻璃器。

近 50 年来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大约有 300 余粒，烧造年代自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约相当于公元前 5 世纪前后。这些蜻蜓眼玻璃珠分别出土于河南固始侯固滩 M1、山西太原金村晋赵卿墓、长治分水岭 M270、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山东淄博郎家庄 M1 等 30 多处墓葬。曾侯乙墓出土 173 粒，其姬墓出土 24 粒，共计 197 粒，约占总数的近 2/3。史学界、考古界已考定曾侯乙即为隋侯乙。其墓葬所出蜻蜓眼玻璃珠中，最大者直径为 2.4 厘米，小者 1.45 厘米。其中有宝蓝色地白眼蓝瞳珠和白地蓝圈白睛蓝瞳珠，与公元前 5—3 世纪伊朗基玻璃珠惊人地相似（见《中国古代玻璃》十三图下），它们必有鲜为人知的联系。如上所述，曾侯乙已被认定为隋侯乙，其墓又出土了如此众多的蜻蜓眼玻璃珠，这便将他与隋珠的关系拉近了，虽然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明曾侯乙就是那位“以药作珠”的隋侯，但他绝不会与隋珠毫无关系。曾侯乙的 173 粒蜻蜓眼玻璃珠的确不是“绝白而有光”的明月之珠，可是如果仔细观察其中几粒白地蜻蜓眼玻璃珠，若能将其蓝色的圈眼和圆瞳仁去掉，岂不就是一粒精耀如真的隋侯珠吗！这种白地蜻蜓眼玻璃珠很可能是曾侯受外来同类制品的启发而仿造的，是中国第一种简单的蜻蜓眼铅钡玻璃珠。其它浅灰地、浅蓝地、宝蓝地者也都是曾侯乙自制的蜻蜓眼铅钡玻璃珠（图版二），从配方便可知应为曾侯乙自造而不是来自伊朗基。或许还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即伊朗基蓝蜻蜓眼玻璃珠乃仿自中国的隋侯明月珠。

### （三）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年 ——公元 220 年）

秦嬴政于公元前 221 年灭齐，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自称始皇帝。但秦王朝国运短暂。公元前 206 年，刘邦受秦二世禅而登上了汉帝宝座。“汉承秦制”，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大帝国。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促进了东西文明的大交流、大碰撞。汉代丝绸沿着丝绸之路运到欧洲罗马帝国（大秦），西方的宝石、玻璃器输入汉都城长安，大秦玻璃器继西方蜻蜓眼玻璃之后亦接踵而至。

汉代玻璃工艺沿着战国、秦的道路发展，继续生产玻璃器物或嵌件。所见有耳杯、杯、盘、璧、耳珰、带钩、珠、片等生活用玻璃制品以及玉衣、璧、蝉、豚等殓尸用玻璃器。外国进口玻璃器有杯、钵、盘、瓶、珠等。中国汉代玻璃依其产地和品种可分为中原铅钡玻璃、河西走廊铅钡兼钠钙玻璃以及岭南钾硅玻璃等三个类别，它们各自有不同的配方和不同的特点。

汉代宫廷自制玻璃器以刘胜墓出土的玻璃耳杯（二件，图版三）、玻璃盘为代表。此玻璃杯、盘为翠蓝色，范铸，胎厚 1.3 厘米，器表平滑，晶莹如玉。经检测为铅钡玻璃，但又含有钠、钾。乳钉纹嵌玻璃鎏金铜壶，其菱形、三角形绿色玻璃片上嵌白色小菱形或三角形玻璃，在中间又嵌绿色玻璃点，增添了光怪陆离的宝气。此类铜壶于洛阳金村也有出土。南越王玻璃牌饰，共 11 对，长 10 厘米，宽 5 厘米，平面 50 平方厘米，浅蓝色，表面光洁透亮，气泡少且厚薄一致，是优等平板玻璃，属铅钡玻璃。此玻璃板首次发现，出于南越王墓，再联系广州市经常出土汉代自制玻璃，故暂可定为广州自制玻璃。西汉末至东汉初出土的玻璃器中常见白色玻璃蝉与白色或绿色的玻璃豚，从其蚀变状况判断，亦应